

鸡 鸣 山 下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137,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9  $\frac{1}{8}$  插页2

1976年8月北京第1版

197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0019-2364

定价0.56元

## 目 次

一	高高的鸡鸣山 .....	1
二	密密的树林里 .....	9
三	野猪应该这样打 .....	19
四	侦察 .....	33
五	巧打恶狗 .....	42
六	一封紧急信 .....	53
七	烈火在燃烧 .....	66
八	把眼泪咽进肚里 .....	81
九	水帘洞 .....	92
十	进村 .....	103
十一	南瓜子的故事 .....	124
十二	定计 .....	137
十三	“小嫩瓜没有了！” .....	154
十四	力量 .....	169

十五	只身入虎穴.....	183
十六	闯过难关.....	201
十七	顺手牵羊.....	224
十八	请战.....	240
十九	智取马家大院.....	254
二十	激战.....	262
二十一	跟着红旗前进.....	281

## 一 高高的鸡鸣山

长江边上有座鸡鸣山。

鸡鸣山可高了，白云就象是围在它腰上的围裙。鸡鸣山可美了，满山都是郁郁葱葱的绿树翠竹，一年四季到处盛开着各种各样的花儿：春天有草茉莉，秋天有野菊花，夏天有白的蔷薇，冬天有红的腊梅。鸡鸣山还是一座神奇的山，老人们都说，它在一天一天地长高呢！

关于这座山，流传着许多美丽的故事。鸡鸣山的名字的来历，也有一个古老的传说。

这个传说，还是白胡子老爷爷告诉小江他们的，白胡子老爷爷也是从他爷爷那里听来的。

对于这个传说，小江知道的最详细，讲起来有根有蔓。小江和他的小伙伴们就住在鸡鸣山下的临江村，对鸡鸣山可有感情哩！

这是一九四九年的春天。

这几天，一直阴雨连绵。老天象是遇到了什么伤

心事，老是铁板着面孔，想想又哭，想想又哭，没开过一次笑脸。虽然这样，但到底是四月半的天气，严寒就象山旮旯里的冰块一样，早就不声不响地消失了。树木都已经长出了油嫩的叶子，性急的小草也钻出了地皮，许许多多的花儿也都悄悄地开了。是啊，乌云不能永远遮住太阳，又怎么能挡住春天的到来呢！

这会儿，小江和长生、玉珍等几个孩子正在山脚下挑野菜。这些天来，国民党遭殃军<sup>①</sup>和保安队闹腾的可凶了，到处拉伕抓人给他们修江防工事。没有木料他们就扒老百姓的房子，没有粮食他们就挨家挨户地搜。江南沿江一带的每一个村庄，都被他们糟蹋的不象样子。他们怕老百姓和解放军、游击队联系，还下了许多不准这样不准那样的命令：什么天一黑就不准走路啦；出村子要经过保长批准啦；江边上不准随便去啦……多得叫人记都记不过来。孩子们却不管他们这一套，挑野菜总不会犯法吧。再说，野菜是山上生的，地里长的，大地主、保安队大队长马本财霸山霸地，总不能说野菜也是他家种的吧。

快中午的时候，大伙的篮子都装满了野菜。长生是个手脚闲不住的人，他摘了一朵鲜艳的小花，悄悄地

---

<sup>①</sup> 人民群众对国民党“中央军”的一种蔑称。

插在玉珍的小辫儿上。他朝小江挤了挤眼，望着玉珍嘻嘻嘻嘻地只顾笑。另外两个小一点的孩子看着玉珍头上直摆动的小花，也都笑了起来。其实，长生插花的时候，机灵的玉珍就知道了。她摸也没摸辫子，鼻子一皱，两只俊秀的眼睛斜着朝长生一瞪，大大方方地说道：“笑什么？戴一朵小花有什么好笑的！你自己想戴，也戴一朵嘛。”

“戴就戴。”长生抓了抓自己的“葫芦头”，“你看哪里能戴，就给我插上。”

小江、玉珍和两个小孩子，都让长生给逗笑了。

长生又说：“这回呀，我要向山上的叔叔们学习，多打敌人，立个大功，解放后戴大红花！”

两个小一点的孩子不明白怎样才能戴上大红花，直问长生。长生知道讲走了嘴，就转开话题，对小江说：“该歇歇了，你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大家跑到现在，是都累了。小江就地坐了下来，四个孩子立即把他围在中间。

小江十四五岁的年纪，个头不高，瘦瘦的脸蛋，高高的鼻梁，两片薄薄的嘴唇长得十分端正。两只眼睛不算太大，但却明亮的象八月十五的月亮，清澈的象鸡鸣山上的泉水。他想事情的时候常好皱眉头。眉头一皱，那两道略有些上翘的眉毛之间就出现了两条小沟。

他这严肃的神情，看上去就显得比小伙伴们成熟多了。

这时，小江眉头皱了皱，问道：“讲什么故事呢？”

“就讲鸡鸣山的故事吧！”长生说。鸡鸣山的故事，长生、玉珍听过不下十遍了，可他们听不厌，小江讲一百次他们也愿意听。几个小一点的孩子听说讲鸡鸣山的故事，乐得直拍巴掌。

小江抬头望了望高高的鸡鸣山，有声有色地讲开了。

说是在很多很多年以前，鸡鸣山这一带没有山，是一马平川的沃野。说沃野都有点委屈它了。你看：长江象一条宽阔的银带子，从它的北面绕了过去，江水象乳汁似的灌溉着它。土地抓一把都捏得出油来。这里长着许多又高又大的树，一年四季不落叶子。树上结满了许许多多的果子：葡萄亮的象一串串珍珠，李子红的象一簇簇玛瑙，柚子大的象挂在天上的月亮，香蕉弯的象碧空中的彩虹……地上长满了又青又嫩的小草，草叶儿一掐水直冒。梅花鹿、小羚羊吃饱了就舒舒服服地睡在草地上，象躺在软软的地毯上一样。池塘里的水清得见底，红的、白的、大嘴巴、长尾巴，各种各样的鱼儿，在鲜嫩的水草中间，悠闲自在地游来游去。最多的，还要算那些美丽的鸟儿：绿翎毛的、红冠子的、黄肚子的、花尾巴的，飞起来让人眼花缭乱。它们的嗓子

又脆又亮，唱起来白云都不愿飞了。

有一天，忽然狂风大作，乌云满天，不知从哪里飞来一条蜈蚣。这家伙一身沾满了血，通红通红的，大黑头上长着一把锋利的钳子。

蜈蚣是个万恶的霸王。自从来了蜈蚣，这里的天也昏了，地也暗了，水也浑了。动物们死的死，逃的逃，人们也遭受了从来没有过的苦难。

又一天，飞来了一只黄冠子、黄翅膀、黄爪子，绿尾巴的金鸡，它是专门来斗这条蜈蚣的。

飞禽走兽都不是蜈蚣的对手，金鸡能斗过这凶恶的敌人吗？大伙儿都为它捏着一把汗。

金鸡一点儿也不示弱，它抖动抖动身子，伸了伸脖子，拍了拍翅膀，迈着雄赳赳的步伐向蜈蚣挑战了。蜈蚣根本不把金鸡放在眼里，张开钳子就夹。金鸡一拍翅膀飞了起来，脖子上的羽毛都竖起来了。它冷不防啄了蜈蚣一口，痛得蜈蚣身子一卷，在地下打了一个滚。这一啄使蜈蚣吃惊不小，它使出全身的本领来斗金鸡。

这一仗打得好激烈啊，整整搏斗了三天三夜，双方都流了许多血。金鸡的冠子和身上的羽毛都被鲜血染红了。蜈蚣的两只眼睛被金鸡啄瞎了。金鸡一脚把蜈蚣踩在地下。它昂起头来，“喔喔喔”地唱了几声，乌云



散了，树木绿了，风也息了，水也清了，这里又恢复了以往的欢乐。打那以后，金鸡每天都要唱几声，它一唱天就亮了，大伙儿最喜欢听金鸡唱。

可是，万恶的蜈蚣并没有死心。有一回，它乘金鸡正在高唱的时候，偷偷地用它那把钳子夹住了金鸡的脖子。从此，再也听不到金鸡唱歌了。

以后，这里的山脉、河流都改变了形状，又长出了许多高山。住在这里的梅花鹿、羚羊，水中的鱼，天上的鸟，都日夜盼望着金鸡再次把蜈蚣踩在脚下，盼望着金鸡把蜈蚣一口啄死，盼望着金鸡重新引吭高歌。

小江说到这里，一个小女孩说：“我哥哥说，咱村的那些大坏蛋，那些地主老财，都是蜈蚣的后代呢。”

一个最小的孩子问道：“那小烂瓜也是蜈蚣的后代吧？他怎么和蜈蚣长得不一样呢？”

“看你这个孩子，”长生摆出一副大人的样子，一本正经地说，“故事没有根，讲了不兴问。”

玉珍对长生的说法不满意，她问这个小孩：“你说，蜈蚣坏不坏？”

小孩说：“坏！”

玉珍又问：“大地主马本财和他的小崽子小烂瓜坏不坏？”

小孩答道：“坏！都是大坏蛋！”

长生赶快抢着说：“这不就对了，蜈蚣和他们都是坏东西，坏东西都是一家出的嘛！”

另一个小孩问小江：“那，这山怎么叫鸡鸣山？”

小江又接着说了下去。

人们热爱金鸡，怀念金鸡，盼望着金鸡再唱，就给一座最高最大的山起名叫鸡鸣山。可是，一年一年过去了，一代一代人老死了。日头升了又落了——也不知经过了多少日升月降；树叶子青了又黄了——也不知度过了多少寒来暑往。富人变得更富，穷人越来越穷，金鸡却一直没有唱过。

几个第一次听这个故事的孩子，把拳头握得紧紧的。大一点的孩子当场立下了雄心壮志，要打死恶蜈蚣，让金鸡再唱。

最小的孩子急着问道：“金鸡能不能再唱？它什么时候再唱呢？”

长生不以为然地瞪了他一眼。

金鸡能不能再唱，小江、长生和玉珍心里是有数的。小江妈妈告诉他们：只要穷人抱成团，跟着毛主席、共产党干革命，就能打死恶蜈蚣，金鸡就能再唱。

至于金鸡什么时候再唱，长生没有说，玉珍没有说，小江更没有说。他们表面上不露声色，却怎么也压制不住心头的喜悦。因为他们知道：金鸡高唱的这一

天，很快就要来到了！

最小的孩子见小江笑咪咪地朝江北望着，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他好象也明白了什么，就没有再问了。

突然，玉珍碰了碰小江，伸手向鸡鸣山那边一指。小江顺着玉珍手指的方向望过去，不觉腾地跳了起来。树丛里，一个矫健的身影闪了一下就不见了。过了一会儿，四五个保安队员象疯狗似地追了过去。

小江眉头皱了皱，对长生和玉珍说：“你们先回去。”

“那你呢？”长生、玉珍同时问道。

“叫你们回去你们就回去。从山那边走，反正是来挑野菜，遇到什么人也不要害怕！”

长生和玉珍明白了小江的意思，他们拎起篮子，就招呼两个小孩子一道走了。

长生他们没走多远，“哗哗哗”，山那边一连响了好几枪。

## 二 密密的树林里

小江的心随着这凄厉的枪声，**嘣咚嘣咚**地直跳。刚才那个人虽然只一闪，但小江已经认出来了，这个身影，他是多么熟悉啊！小江不止一次地给他送过信，不止一次地听他讲过革命的道理，不止一次地跟他行过军，打过仗。这个人就是敌人一次又一次限期捉拿的游击队梁队长。大白天，梁队长单枪匹马地出现在这里，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敌人已经发现他了，他会不会被敌人抓住？小江不安地想着，不觉迈开大步，向枪响的那边赶过去。

小江看的一点也不错，刚才被保安队追赶的人，正是游击队的梁队长。根据江南特委的紧急指示，梁队长今天一大早就带着两个游击队员下山了。他们在四湾镇完成了侦察任务之后，又特地来鸡鸣山下找小江妈妈。小江妈妈是临江村的党小组长兼地下交通员。特委书记在给梁队长交待任务的时候，要他一定设法和小江妈妈取得联系。梁队长他们刚刚通过了唐大楼

的关卡，就碰上了临江村的几个保安队。梁队长为了掩护带着情报的两个游击队员转移，将这群保安队引到了鸡鸣山下。

小江离枪响的地方越来越近了。他刚从一个岩石上跳下来，只听见树棵里有人凶声凶气地喊了一声：“不准动！”小江扭头一看，面前出现了四五个保安队员，中间的一个家伙正是保安队大队长马本财。

马本财中不溜的个子，干瘦干瘦的，一张驴脸上长着一对又阴险又狡猾的三角眼。别看他脸上瘦得皮打皱，鼻子倒是长得又大又肥，鼻尖上一个个针眼大的汗毛孔，老远都能看得出来。

马本财用手枪点了点小江，问道：“你看见一个生人朝这边来了没有？”

小江摇了摇头。

马本财还要问什么，一个保安队员忽然叫了起来：“那边有人！那边有人！”马本财回头看了看，带着这伙保安队，一阵旋风似地从树丛里追过去了。

马本财是朝着长生他们刚才走的方向追过去的。马本财一走，小江反而倒放心了。他们这么漫无目标地到处乱找，说明马本财根本不知道梁队长现在在哪里。梁队长肯定将刚才追他的保安队甩开了。梁队长的本事可大了，周围三乡四镇的老百姓没有一个不晓

得“铁腿神枪梁队长”的。说他跑起路来，敌人的汽车轮子都撵不上；说他枪法特别准，就是小鸟在天上飞，他说要打头就不打脖子。在保安队的眼睛里，梁队长简直象神仙一样，一提到他的名字，没有一个不害怕的。这可不是夸张，小江知道的梁队长的事迹，比传说的还神。有一回，遭殃军和保安队在四湾镇发现了梁队长。就在他们把镇子包围起来的时候，梁队长却带着几个游击队员，大摇大摆地闯进蔡镇长家里，当着蔡镇长的面，亲手处决了一个罪大恶极的保安队头目。伪县政府和保安队司令部到处张贴布告，悬赏捉拿梁队长。他们把赏钱从五百块银元上升到一千块，又从一千块上升到一千五百块。可悬赏的布告刚一贴到墙上，就被老百姓给撕了。他们还一次又一次地给各个乡的保安队下达命令，限定时间抓住梁队长。限期一次又一次地过去了，保安队倒是经常挨游击队的揍，但却连梁队长一根头发丝也没碰到。

这都是过去的事，最近这一阵子，情况可有些不同了。自从二月份以来，国民党反动派就封了江。离长江越近的地方，搜查的越严。鸡鸣山就在长江边上，到处都有遭殃军和保安队在转悠。现在，保安队又发现了梁队长，要是再来上几十个遭殃军，四面一围，梁队长可就很难脱身了！

越是担心的事，偏偏就出现了！小江站在一块石头上，拨开树枝一看，离他不到半里路的地方，一群匪兵正排成扇形朝这边围过来，看上去不下五六十人。他们也许是听到枪声跑来的，也许是接到保安队的报告赶来的。妈妈常说：“叫狗不咬，咬狗不叫”。保安队喜欢乱咋呼，又打枪又叫喊，虽然他们认识梁队长，但是好对付。刚才，马本财和几个保安队员就上了当，去追长生他们了。这帮匪兵却是不吭不哈，偷偷摸摸地搜过来的。在这到处都是树的山脚下，周围的情况又不太容易看清楚，梁队长要是不注意让他们给撞上了，那可就不得了。

突然，正北面又响了两枪，有人在喊着什么，还夹杂着匪兵南腔北调的叫骂声。小江侧着耳朵听了一会儿，也听不清楚。小江心里翻腾的可厉害了：是匪兵发现梁队长了？梁队长被捕了？一定要找到梁队长，就是拚上性命，也要帮助他脱险！小江心里好急哟！一不小心，他踩翻了一块大石头，石头骨碌碌地朝低的地方滚了过去，一连撞倒了好几棵小树。石头刚刚停稳，从树丛里跳出一个保安队打扮的人来。小江正想走开，这个人突然喊了一声：“小江。”小江吃了一惊，仔细一看，哎呀，这不是梁队长吗？！他什么时候已经化装成保安队了！

梁队长把手枪朝裤腰上一插，高兴地一把将小江抱住：“好哇，小江，又碰到你了！你知道我要到这里来？”

小江摇了摇头，警惕地朝北边望了望，说：“梁队长，您赶快离开这里吧！”

梁队长不慌不忙地说：“不要紧，保安队都给我甩开了，匪兵们也都涌到那边去了。小江，你妈妈呢？”

“要和妈妈联系？”

“嗯。不过现在这里比较危险，敌人没抓到我，马上可能要搜到这边来。”

“那您先上水帘洞躲一躲。”

“上水帘洞就要耽误时间了。”

小江忽然想了起来，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就有个小山洞，洞口在一棵大树的树根下面。他赶忙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梁队长，还说：“这个洞除了我和长生、玉珍外，别人谁都不知道。”

小江和梁队长来到洞口，进入洞里。这个洞比较深，洞底离地面足有两人来高。在洞里说话，上面的人是听不到的，但洞顶上要是有人走过，那咚咚的脚步声在下面却能听得清清楚楚。洞里面很潮湿，黑古隆冬的，什么也看不见。洞很小，人在里面，一不小心就要碰着脑袋。小江和梁队长进了洞里后，他一伸手，碰到



了梁队长戴的鸭舌帽的帽檐上了，保安队统统都戴这种长舌帽子。小江说：“梁队长，您真有办法，就是遭殃军看到您了，也会把您当成保安队哩！”

“真有办法？”梁队长笑着重复了一句。

“大伙都说您本事很大。”

“我哪有什么本事，我跟你还不都是一样的吗？刚才那边好多人和匪军争吵你都听到了吧？这当中有不少群众就是你们村的，几个蒋匪军正押着他们在运粮食，他们听说游击队的人给敌人包围了，都不顾生命危险一哄跑了过来。”他拍了拍帽子，“我这一身穿戴，就是几个群众从一个保安队员身上扒下来送给我的。”他若有所思地说，“要是没有党，没有群众，本事再大也不行。我是个四十多岁的人，打游击时间也很长了，这方面体会深啊！”顿了顿，梁队长又说，“我父亲会打拳，会耍大刀，会使九节鞭，本事倒是很大，可他没有找到党，自己单枪匹马地和地主干，结果，还是让县衙门抓去给杀了。我们是共产党的人，干什么事都要听党的话，联系群众，依靠大伙的力量……”

小江默默地回想着梁队长的话。梁队长说的太对了，没有党，没有群众，什么事情也办不成。自己哪回给游击队送信，不是在群众帮助下才完成任务的！这次，梁队长碰上了困难，自己想尽办法也要帮助他和妈